



山路上滑竿号子 声声响起 轿夫吼出 幽默和喜感

□郑中天



景区乘坐滑竿的游客



滑竿队伍中，既有抬人的，也有抬货的。

滑竿在古代也称“肩舆”，造型比轿子简单，只需选用粗细相同、直径约6厘米、长度约在2.3米的两根竹竿，捆绑在椅子的脚架上，并在竹竿两端加捆两截压肩的横杠就成了滑竿。也有的地方，横杠与滑竿不捆在一起，中间用绳子连接，这样可以调节轿夫因身高差造成的倾斜，还能降低乘客乘坐的高度。

盛夏时节，有的滑竿上还加绑了凉篷，用来遮挡阳光。不少人觉得坐滑竿比坐轿子舒服，竹竿富有弹性，前后配合得当，抬在肩上闪悠悠，让乘客怡然自得。在重庆主城区，轿夫抬滑竿一般不喊号子，遇到胖子乘坐，爬坡上坎累，喊几声“嗨哟、嗨哟”气就顺畅了。

大巴山绵延千里，覆盖整个下川东地区，出了重庆城，滑竿号子在山区喊得风生水起。过去人们出行，有公路的地方，可选择汽车、马车和黄包车。但很多乡镇不通公路，在山区蜿蜒的石板路上，经常会听到轿夫喊号子的声音。抬滑竿是两个人干的活，轿夫在行进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情况，用号子传递信息，是轿夫必需掌握的生产技能。

为了把客人顺利送达目的地，滑竿号子非常讲究技巧，在山道上行走，轿夫们头顶天、脚踩地，路上的情况需要沟通，一些事前约定的号子便应运而生。路上出现一沟水，前面的轿夫会及时给后面报信：

“天上明晃晃。”

后面的轿夫听到号子，会立即回应，并点出号子要表达的意思：

“地下水凶凶。”

在山道上，人走的路，牛也可以走，但牛常把屎拉在路上。前面的轿夫发现了牛屎，喊的号子诗意盎然，还有点阳春白雪的味，坐轿的客人以为后面的轿夫能唱和出更动听的句子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下里巴人的语言，这样的反差极具喜剧效果。

前呼：“天上鸽子飞。”

后应：“地下一坨牛屎堆。”

常在山路走的轿夫，对路边农家喂的狗早了然于心，轿子经过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。

前呼：“老鸹树梢叫。”

后应：“黄狗院门跳。”

上述几组号子，前呼后应，既押韵又诙谐，开头巧，结尾妙，坐滑竿的人听后身心舒适。滑竿号子喊得出彩的轿夫讨客人喜欢，能揽到更多的生意。

轿夫常年在山道上奔波，对沿途村落间的距离了如指掌，运送短程旅客一般不歇气，遇到长距离客人，需要定点歇气，才有充沛体力把乘客送达目的地。当看到歇气地点的黄葛树时，前面的轿夫会扯开嗓子喊。

前呼：“黄葛树儿根根长。”

后应：“麻雀飞累要歇凉。”

如果路上没有黄葛树，轿夫需要歇气就会变换号子。

前呼：“牛儿累得要倒地。”

后应：“下个地头就歇气。”

有些山道上，路两边栽了许多果树，乘客坐在滑竿上，顺手摘一两个果子是常有的事，轿夫会及时调整滑竿位置，满足乘客采摘需求。

前呼：“枝头果子乖。”

后应：“滑竿歪一歪。”

抬着滑竿走在山路上，有时候会碰到漂亮的村姑，多瞅两眼也是人之常情。

前呼：“路边野花随风摆。”

后应：“眼睛珠子拐一拐。”

抬滑竿喊的是劳动号子，既是为乘客准备的精神食粮，也是轿夫讨生活发出的呐喊。号子喊出来，艰苦变得轻松，疲劳生出愉悦。并非每组滑竿号子都要讲究语法技巧，出现意外情况，也可以直来直去。

前呼：“草鞋绳绳缠到脚。”

后应：“找个边边立马脱。”

那年代，在山区坐滑竿挺时髦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坐得起，偶尔花钱坐一回，过山、过水、过少女的楼，碰到熟人打个招呼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，也是一种精神享受。在山路上行走，地上偶尔会发现铜钱之类的财喜，前面的轿夫显得异常兴奋。

前呼：“地下一坨财。”

后应：“蹲到捡起来。”

滑竿在路上要经过许多乡场，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碰到草台班子唱大戏，客人如有兴趣，还可坐在滑竿上听一会，轿夫喊的号子往往一语双关。

前呼：“台上花旦正抱拳。”

后应：“看官高兴给赏钱。”

上山下山的坡道上经常会出现急转弯，这是轿夫最紧张的时刻，如果配合不好，会把客人从滑竿上摔下来。这时前面的轿夫会及时通知后面的伙计，步调一致才能把顾客安全送到目的地。

前呼：“弯路拐哟。”

后应：“跟到甩哟。”

我姐夫的父亲是乡镇中学的教书先生，当年为了体验生活，曾要求轿夫坐在滑竿上由他来抬一回，轿夫无奈只好答应，两个轿夫为乘坐的先后顺序犯难，最后用“剪刀、石头、布”来解决。姻伯不但抬了一回滑竿，还和轿夫兴高采烈地喊了一通号子，怪不得姐夫哥也会喊滑竿号子，原来是家传。

滑竿作为交通工具早成为历史，但作为旅游产品，在一些名山大川仍能为当地百姓创收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到峨眉山旅游，花10元钱坐了一回滑竿，从报国寺直上钻天坡，坐在轿椅上欣赏沿途美景，那种惬意令人难忘。

改革开放后，山区面貌大改观，村村通了公路，滑竿没人坐了，号子也逐渐从古老的山路上消失。黄昏来临，偶尔也有老人打开记忆的闸门，在饭后茶余喊几句滑竿号子，让那久远的声音重回云天，以此怀念逝去的岁月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合川曾经有座皇城

□何平

说起合川的皇城，很多人都会感到疑惑。合川虽是巴国故都之一，但巴国只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，国君只是个子爵，离王爵还有好几级呢，而在之后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，合川也仅是历朝历代的州县治所驻地，并不曾有人在此建都称帝，哪来的皇城呢？

这个还真有！就在钓鱼城内山的北面，规模还不小，占地5000平方米。

怎么回事呢？这得从钓鱼城之战说起。

钓鱼城之战的双方是蒙古帝国（元朝）和南宋王朝，地点就在合川城东面的钓鱼城。钓鱼城坐落在钓鱼山上，距合川老城区5公里，其山突兀耸立，相对高度约300米。山下嘉陵江、渠江和涪江三江汇流，南、北、西三面环水，地势险要。

公元1235年，蒙军进攻四川，十月破文州，接着攻破利州、潼川、成都三路。四川丧失蜀道天险后，蒙军经常由川北山地进入成都平原，进行杀掠破坏。南宋被迫将四川安抚制置司从成都府迁往重庆府，构筑川东防御体系。1242年，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，他采用播州（今遵义）二贤冉玘、冉璞的建议，从1243年开始，在钓鱼山上筑城，并将合州治所和兴元府都统司（军事机构）置于城内，作为守卫重庆的屏障。

1254年，王坚合州，调集州辖5县17万军民加修钓鱼城，建成进可攻、退可守的牢固城防体系。

1258年2月，蒙哥大汗下令分兵三路大举伐宋：中路由忽必烈进攻鄂州（今湖北武昌区），兀良合台从交（越南）广（广西）带兵往北攻击，计划与忽必烈会师湖北；东路由塔察儿进攻荆山（今安徽怀远）；西路由蒙哥大汗亲率进攻四川，计划攻占四川后，三路会师，再攻取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。

蒙哥大汗亲自率领20万骁勇善战之师进入四川后，沿嘉陵江一路强攻，于1258年底顺利攻入合川，兵临钓鱼城下。经过强攻不能取胜后，便想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于是派南宋降将晋国宝前去劝降，结果被守城主将王坚斩于城内。蒙哥受到了羞辱，决定再行强攻。可是，从1259年2月攻到7月，丝毫未能撼动钓鱼城，不仅损兵折将，自己也殒命城下。

蒙哥死后，在此后的十几二十年间，虽然蒙军一直围困，进攻不断，但依然奈何不了钓鱼城的坚固城墙，反倒是城中常出奇兵，不仅袭扰围城元军，还有效支援了周边各地的抗元行动。

1276年2月4日，蒙军攻克临安，5岁的宋恭帝和太皇太后相继被俘，但恭帝的哥哥益王赵昰和弟弟广王赵昺在大臣的保护下潜出城外。6月，消息传到钓鱼城，时任守将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张钰，一面派人往东南寻访赵昰和赵昺，一面在钓鱼城内大兴土木，修建行宫，准备把二王迎到钓鱼城，以图重振河山。但遗憾的是，行宫建成后，派出去寻访的队伍却一直没有回来。1279年春，钓鱼城下硝烟弥漫，朝廷“王命已三年不通”，重庆城沦陷的消息传来，守将王立在熊耳夫人的劝说下投降。

元军进入钓鱼城后，把那座空空如也的皇城付之一炬。如今，除了午朝门楼的城墙和门道遗址尚可辨认外，仅西北角原御厨房处的两口皇井保存较为完整，井眼已经堵塞，但六角形井台依旧完好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合川区政协)

